

# 白崇禧傳(五)

費雲文執筆  
王成聖·黃啓武校訂

## 臺灣秀民製造暴亂

民國卅六年二月廿八日，臺灣發生「二二八」事件，白崇禧以國防部長地位奉命來臺宣撫，處理善後。(註)

提起「二二八」事件，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故。原因相當複雜；茲簡述如下：

1. 日人策動「臺灣獨立」的餘毒 當日本戰敗，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在臺灣的少數日軍少壯軍官，利用一般臺灣對中華祖國輕視的印象(此係平常受日本奴化教育的結果)，和少數紳士願全自身權利的惶恐心理，策動一項「臺灣獨立自治」運動，請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支持，成立「臺灣共和國」，但被安藤堅決拒絕。然而，流毒餘波，浸潤傳播，方興未艾，當民國卅五年中央派李文範委員來臺宣慰時，臺灣的某些人士，就曾經以「民衆」的名義，提出：「希望由臺灣人擔任守備兵和警察」、「文官考試用日文」等用人意見，顯示其排外和崇拜日本的心理。

2. 浮動的社會人心 光復之初，因為日本長期戰爭的消耗，留下的一片生產凋蔽，民窮

財盡的景象，而戰時服役於日軍的臺籍士兵數萬人，又紛紛自海外遣返回臺，加上爲數不少的流氓(其中有些是共黨份子)，於是發生糧食供應失調和失業的問題，以致物價上漲，人心不安。

接收臺灣的「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」，自民國卅四年十月廿五日開始工作，百事紛繁，同時，爲了貫徹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以德報怨的國策，如何妥善而順利的遣返數以萬計的日本軍政人員、眷屬、僑民，也頗費周章。因此，當初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接收、遣俘和安定民生。接收和遣俘工作，經過一番努力，順利完成，但却留下兩個問題：第一、有一部份日本人，在臺胞的掩護之下，改名換姓，潛留臺灣，甚至還私藏槍枝武器。第二、很多日產房屋住宅，被部份臺胞非法佔據。

安定民生，最主要的是穩定金融，平抑物價，繁榮經濟。於是，長官公署除了儘可能的恢復各工廠的正常生產外；還保留了日據時代的專賣政策，同時加緊處理敵產。

執行專賣的機構是「專賣局」，物品是菸、酒、火柴、樟腦等，每月補助省庫的款項，約佔

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強，對安定當時的臺灣經濟，頗多助益；但却引起一部份商人的不滿。

爲了加強處理敵產，決定公開標售日產房屋。可是，已經非法佔據的人，不甘心洩來的既得暴利重復吐出；於是羣起譁然反對，醞釀反政府行動。

當時的臺灣人民，因受日化甚深，政治認識薄弱，封建觀念濃厚，易受煽動，而趨偏激，自光復以來，政府本民主精神，放任自由；但大家對民主自由的真義，在犧牲個人的小我私利，顧全全體的幸福公利，無多認識。加以政府自接收以來的過渡時期，種種措施，很難盡如人意；以及失業者和流氓份子的惟恐天下不亂，於是在失勢的野心政客和共黨份子的挑撥之下，民衆對政府的誤解越來越深，社會人心也積累成一種浮動現象。

3. 共黨份子的積極煽動 當時爲國共和談時期，共黨公開活動無所顧忌，共有三股力量。

第一股是臺灣原有的「老臺共」，首要人物爲謝雪紅、王萬得、潘欽信等人，日據時代本已受到嚴重打擊，發展不如理想，謝雪紅等一百零

七人，且已被捕。光復以後，謝雪紅、王萬得等獲釋，立即開始活動，到處召集羣衆開會，抨擊政府施政，煽動民衆，仇恨政府，並且滲透、操縱臺胞組織的政治團體「臺灣政治建設協會」，假藉民意，爲所欲爲。

民國卅六年二月一日，毛澤東發出「迎接革命新高潮」的命令，鼓動各地共產黨徒大膽猛進，製造混亂，攻擊政府。王萬得、白成枝等黨徒爲響應毛澤東的此一命令，乃在臺北、宜蘭等地舉行「憲政推行講演會」，公然當衆讚譽俄國暴力統治爲民主政治，指責政府戡亂爲內戰，煽動臺胞驅逐「阿山」——即外省人。

謝雪紅、林樑材等並且到臺中一帶發展武裝組織，有了基礎。

第二股是光復後，中共由大陸派來新建的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簡稱「臺工委會」。一面積極發展組織，一面鼓吹「大臺灣主義」，挑撥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感情，分化團結，並且派張志忠往嘉義一帶建立基本武裝力量。

「臺工委會」與「老臺共」的組織，不相統屬，各自爲政；分頭活動，互相呼應。

第三股是中共另外多線派遣來臺的黨徒，組織：如「東南區第七聯絡站」、「臺灣工作團」、「臺灣共產主義青年團」等，大都滲入民意機關、民衆團體、報社、公教及金融等單位；以其機關職業爲掩護，竭力挑剔弱點，造謠生事，影響政令的順利推行，激起民怨沸騰。

發生事變的導火線，是因爲一件緝私人員取締販賣私菸的糾紛所引起的。

二月廿七日下午七時，「專賣局」的緝私人員六人在臺北市南京西路取締公然販賣私菸的攤販，小販聞風逃避，一個中年女販林某被當場查獲，悍然拒絕被沒收的處罰，糾纏撕鬧受傷倒地。

當地民衆聚集圍觀，該地向爲流氓集中之地，乘機鬧事，高叫「打人」；一時亂石交擲，流氓一擁上前，準備抓查緝員尋仇。查緝員等急忙奪路走避，流氓羣起追逐，一面高叫「查緝員打死人」。查緝員某人跑到迪化街，被路過該地的流氓陳某攔腰抱住不放；後面打聲四起。

該查緝員見情勢危急，爲了自衛，被迫開槍示警，不料誤將陳某擊傷。查緝員雖能從混亂中安然脫走，陳某旋即傷重致死，於是隱藏在羣衆中的共黨份子，即乘機煽惑羣衆，要求懲辦兇手，當下乃擁到西門憲兵隊及臺北市警察局，要求交出兇手，由民衆處決；一面鳴鑼吶喊。雖經憲警當局多方勸解「請靜候法律處分」，仍不肯散去。羣衆聞風而來越聚越多，並且將查緝員所坐的車焚燒。

共黨份子爲了乘機擴大暴亂，澈夜開會，分頭佈署，以「實現民主政治的臺灣」、「自治的臺灣」爲口號，煽動大中學生及各界民衆團體遊行鬧事。一面在臺北市區張貼「臺灣獨立自由解放萬歲」標語，一面慫恿流氓暴民，掀起排斥外省人的暴行。

二月廿八日當天，聚衆數千人，即發生搗毀延平北路一段警察派出所、重慶南路專賣局臺北分局（擊斃職員二人、重傷六人），衡陽路一帶外省人所開設的商號、旅社，佔據廣播電臺，鼓

動羣衆參加暴亂，糾衆向長官公署情願，打死衛兵一人；侮辱毆殺外省人；搶劫倉庫物資，襲擊國軍憲警；阻截交通車輛等暴行。

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當即宣佈戒嚴，並發表對本事件的處理要點：（一）對緝私肇禍人員，決嚴予法辦；並嚴令以後不再有類此事件發生。（二）嚴禁暴徒因此事而發生越軌行動，致危及治安。臨時戒嚴，係藉以維持秩序，一俟平復，即取消戒嚴。

共黨份子當然不甘心因爲長官公署的處置辦法而平息風潮；除乘機在全省各地策動暴亂外，還進一步從政治上興風作浪，以打擊政府威信，於是再從幕後操縱，由「政治建設協會」出面，發動「臺北市參議會」，於三月一日邀請臺灣籍國大代表、省參議員、參政員在中山堂開會，成立「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」，推派代表四人（內有共黨王添燈一人）晉謁陳儀長官；要求（一）解除戒嚴（二）開釋被捕市民（三）嚴禁憲警開槍（四）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（五）陳長官向民衆廣播。

陳儀接受此條件，當給予被誤殺的陳某家屬廿萬元撫卹金，受傷的攤販林女五萬元撫慰金；並於一日下午五時，對全省民衆廣播，要求大家自發自動的維持治安，嚴守秩序。

長官公署的寬大容忍，原爲了息事寧人，可是共黨份子却仍在全省各地挑撥鼓動，聯合一些野心政客、會受日本軍訓的青年、流氓暴徒，以及血氣未定的學生，組成名目雜亂寓意狂謬的團體，響應臺北，發動更激烈的暴亂；排斥外省人，劫焚財物；破壞交通，劫奪軍械；攻擊要塞、

機場；接管政府機構、公然叛國，甚至還有遊行時身穿日軍制服，高唱日本國歌，高叫「效忠天皇」；撕毀青天白日國旗，另製黃星紅日白底旗幟，號稱「新華民國」情事。

另一方面，長官公署同意由官民共組「處理委員會」，本希望藉此以為橋樑，溝通官民意見，化解誤會隔閡，以期早日平息變亂，恢復常態。可是，自三月二日組成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後，却因為共黨份子暗中操縱挑撥，各方意見紛歧複雜，和少數人的別具用心，而走樣變質。利用長官公署始終寬大的立場，層出不窮的提出無理要求，不但未達疏解調和的任務，甚至反而成為要脅政府，擴大糾紛的政爭工具。

三月六日，「處理委員會」開會，王添燈特根據中共「臺工委會」所密頒的「目前具體綱領」擬就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」廿二條，在混亂中獲得通過，七日再增十條，成為卅二條，已經否定長官公署的存在地位和職權，甚至要求國軍繳械。廣播傳播，報刊刊出，駭人聽聞。

一般比較冷靜的紳士和「處委會」的部份委員們，深深警悟到事態的嚴重，同時也不甘心再受共黨份子利用，乃於三月八日，以「處委會」的「常務委員會」名義，發表重要聲明：

「查三月七日本會決議提請陳長官採納施行之卅二條件，因當時參加人數衆多，未及一一推敲，例如撤銷警備總部，要求國軍繳械，顯為反叛中央，決非全省人民公意；又如撤銷專賣局，固為商人所喜，然工會則不贊成，殊不足代表本省人民利益，茲經再度商議，認為長官既已聲明

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，儘量遴選省民優秀份子為省府委員或廳處長，則各種省政之改革，自可分別隨時請省府委員會審議施行，無須個別提出要求。」

最後呼籲省民：「速回原處工作，以維治安秩序……倘有不法之徒，藉詞妄動，即係另有用意，應予共棄。」此一聲明發出後，同時，國軍第廿一師自上海來臺增援之說，也已傳來臺灣；劉雨卿師長與部份國防部人員已專機來臺。

因此，除一部份由共黨幹部直接領導的武裝力量，尚圖頑強抗拒外；其餘盲從附和之徒，均已準備銷聲匿跡，若干自知罪嫌重大者，也都預作亡命之計。

### 宣撫各界招致祥和

因為事態的發展，已非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寬大容忍所能平息；而臺灣國軍力量單薄，不足平亂。於是中央決定派國軍整編第廿一師來臺維持治安，並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撫。

當國軍抵臺之前，蔣主席惟恐軍政人員對臺胞毆辱殘害外省同胞之事，施以報復，當即親電陳儀，令其負責「嚴禁軍政人員履行報復，否則以抗令論罪」。

三月九日起，第廿一師順利在基隆登陸，分頭向各縣推進。各地暴徒與幕後操縱的共黨份子，聞風逃匿。惟有謝雲紅、張志忠、陳善志領導的三股武裝，尚圖建立基地，負隅頑抗，經過一番追剿，始告平定。

十日，蔣中正主席在南京主持中樞紀念週時

，指示處理臺灣事件原則，愷切慰勉臺灣同胞：

「中央以憲政即將實施，而且臺灣行政，本應早復常軌，故凡憲法規定地方政府應有的權限，中央儘可授予地方，提前實施。陳長官秉承中央指示，已公開宣佈定期改設省政府。故此不幸事件，本可告一段落。不料上星期五（七）日，該省所謂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』突提出無理要求，有取消警備司令部，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，並要求陸海空軍皆由臺灣人充任。此種要求，已踰越地方政治之範圍，中央自不能承認。而且日昨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，相繼發生；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臺維持當地治安。據報所派部隊，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，秩序亦佳，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。同時並將特派遺大員赴臺，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，本人並已嚴電留臺軍政人員，不得採取報復行動；以期全臺同胞親愛團結，互助合作。務希臺省同胞，深明大義，嚴守紀律，勿為奸黨所利用，勿為日人所竊笑，妄自盲動，害國自害，切望明順逆辨利害，澈底覺悟，自動取消非法組織，恢復地方秩序，俾臺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樂業；以完成新臺灣之建設，始能無負於全國同胞五十年來為光復臺灣而忍痛犧牲……。」

另一方面，臺灣長官公署也下令撤銷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，解散「臺灣建設協進會」。其他各地各種非法組織也因事態的急轉直下而自動解散，接管各機關的暴徒，也逃匿一空。於是機關照常辦公，學校照常上課，工廠恢復開工，被集中看管的外省人，也恢復自由。社會才恢

復到平靜的狀態。

十七日，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來臺宣撫，他秉承蔣主席的意旨，宣撫各界，凡事持之以寬。當晚即向臺胞廣播。

十八日起張貼布告十萬份，遍貼全省，並且在臺大操場，向臺北及附近的大中學生及遠道派來的學生代表講話，要他們了解真相，不再遊行，安心讀書，既往不究，限四月一日復課。凡曾經毆打老師的，一概由父母陪同向老師道歉認錯。另外並對山胞廣播，要他們保持警覺，不受別人煽動；對憲警廣播，對犯罪者要公開逮捕，公開審判，不能私自逮捕。

以後，再由臺北開始，經基隆、高雄、臺南、嘉義、彰化、臺中、新竹等地，分別到黨政機關觀察個別聽取負責人的意見，並召集社會名流父老座談，告訴他們政府的意見，聽取他們的意見，虛懷若谷，親切感人。

當白崇禧到臺南時，曾去紀念鄭成功的赤崁樓瞻仰，親題「仰不愧天」，及「忠肝義膽」匾額。並撰題對聯：

「孤臣秉孤忠，浩氣磅礴留萬古；  
正人扶正義，莫教成敗論英雄。」

白崇禧回到臺北後，與臺灣父老如丘念臺，林獻堂等交換意見。臺灣被日人統治五十餘年，現在大家要轉變觀念，除教育外，對於社會工作應注意道路、公園，以及各地方名稱，應當把過去日本化改為與臺灣有關的我先賢名稱：如逢甲、景崧、永福路等。各名勝、橋樑因日本昭和年月以志的碑牌，也應改用中華年月；日本各處的

神社，紀念日本侵我臺灣有功將士人員，都應當加以修整，改為我國忠烈義士的紀念場所，並建議將唐景崧的名位，加到圓山忠烈祠之中，為該祠題「天地正氣」匾額。白崇禧在臺北召開綏靖清鄉會議時，當時警總的某參謀長表示：「有些地方暴民和土匪成羣結黨，為害地方，一定要懲處，寧可枉殺九十九個，只要能殺一個真的就可以，還引用列寧所說：『對敵人寬大，就是對同志殘酷。』」白崇禧忙予糾正說：

「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。但古人說：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。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，公開審訊，公開法辦，若暗中逮捕處置，即不冤枉，也可被人懷疑為冤枉。」

白崇禧在臺十幾天，公畢返京，向中央建議將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，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，推薦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為警備司令，陳儀與某參謀長皆應處罰。為了讓全國同胞了解事實真相，了解政府如何善其後，白崇禧於三月廿七日夜向國內外廣播：

「全國同胞：臺灣此次發生不幸事變，崇禧奉命到臺灣來宣慰，經多方觀察，採取真相，均已獲到充份的了解。

「此次事變是由於臺灣同胞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統治，日人對臺胞褊狹的惡性教育，一方面是把統治殖民地為基本的來馴服和分化他們。另一方面是歪曲宣傳中國政府、人民、軍隊的不良，使臺胞輕視祖國人民軍隊，發生深刻惡感。所以臺灣同胞先入為主，深深種下了不良的印象。

這是暴動的遠因。

「光復以後，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惡意宣傳，詆譏中國國民黨、國民政府、國民革命軍，並且稱兵造亂，破壞統一，希圖顛覆政府，奪取政權。臺灣少數共產黨及野心家，亦同時在臺顛倒是非，造謠惑眾，利用緝私案件，掀起二二八事變的暴動大風潮。

「我們從看到所謂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件，和各地檢獲暴民所發出的宣言和標語，不僅是要求改革政治，曾經使用暴力圍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、警備總部及基隆、高雄兩要塞，以及空軍基地，軍需倉庫等處，其企圖直欲推翻政府，奪取政權，其行動極為褊狹殘忍。內地來臺幫助臺灣建設及教育臺灣子弟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，被暴徒擊斃受傷者，在千人以上，這是暴動的經過概要，這確是一件可痛心的事情。

「崇禧於三月十七日到達臺北，曾與當地政府及民意機關交換意見，詢問經過情形，即於本月廿日出發視察曾被暴徒襲擊的基隆、高雄兩要塞，並經過屏東、鳳山、臺南、臺中、彰化、新竹、桃園各縣市。這些地方，在事變當中，都被暴徒佔據，陷於極度混亂。

「現在秩序均已恢復，人民復業，照常工作，臺東秩序恢復更早，看了十分欣慰，現除少數共黨及暴動份子，畏罪竄匿山中外，其餘大多數的臺灣同胞，均能深明大義，擁護祖國，不為亂黨所煽惑。

「至於中央政府今後治臺方針，正在擬定合於臺灣民衆要求的妥善方案。

「大致在政治方面，擬將行政長官公署制度改爲省政府制度，惟爲配合實際需要起見，將增設若干廳處，省政府各廳處人員，並將儘先選用當地合格優秀人士。」

「在經濟方面，擬積極整頓公營事業，扶助民營事業。在教育方面，當加強國語、國文，積極傳播祖國傳統之道德與文化；一面更澈底剷除日本教育之餘毒。務使臺灣與祖國密切連絡，增進

## 汪公紀鐵嘴斷官印

王成聖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，筆者與吳化鵬、薛人仰、詹純鑑、傅曉峯、梁子衡、丑輝瑛、莫淡雲、簡爾康、汪公紀諸學長，一道參加陽明山莊聯戰班第四期受訓，歷時三閱月。相互切磋，獲益良多。尤以課餘之暇，飯罷茶餘，抵掌暢談。或天下大事，或個人經歷，歡快之情，三十三年後之今日，猶仍歷歷在目，悠然神往。想當年陽明山上勝友如雲，聲應氣求，那真是筆者青年時期最難忘的一段回憶。記得曾有一日晚間，時任經濟部次長而爲尹仲容部長得力助手的汪公紀兄，應何應欽將軍介弟何縱炎之請，給他批個八字，令在場諸同學頗爲訝異。因爲如所週知，汪公紀學驗兼優，磐磐大才。係「清史講義」著者、遜清駐日公使汪榮寶前輩之哲嗣，中西文學，家學淵源，造詣深湛。怎麼這位青年才俊的學長，居然也會精通命理之學，君平之術呢？殊不知，公紀兄竟然當衆鐵口斷前程，他用很肯定的口吻告訴何縱炎兄說：

「不出一年，你老兄不但官印要大一圈，而且還會坐擁兩顆官印！」

何縱炎時任郵政總局副局長兼郵政儲金滙業局長，他聽了汪公紀的鐵口直斷以後，當下便連連搖頭的說：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裏會有這種事情嘛！」

然而，事隔九個月，果如汪公紀兄所說的「不出一年」之數，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，郵政總局局長出缺，交通部令派何縱炎陞任郵政總局局長，仍兼郵政儲金滙業局局長。除此兩要職之外，尙且與此同時，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郵電黨部，由於郵局工作人員一向要比電信局爲多，郵政黨員人數遠在電信局之上，於是何縱炎又順理成章的再兼郵電黨部主任委員，而郵政總局局長的官印，果然是比較郵政儲金滙業局大上了一圈，外加郵電黨部另有一顆關防，汪公紀的鐵口論斷，果然全部應驗。當其時，何縱炎非特對汪公紀的未卜先知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尤且還對他的同學、同事、好友簡爾康兄說：「我們真該好好請請公紀兄的客了！」

臺胞與全國同胞的情感。中央關於具體的施政方針，雖然有了上述原則和指示，至實施方策，想不久必可頒行。臺灣與祖國雖然一水之隔，但因淪陷達半世紀之久，內地人士或國外僑胞，對於臺灣事變深恐未能十分明瞭，難免以訛傳訛，有失真相。故將臺灣事變真相，作一公正明確的報告。使關心臺灣同胞得以安心。

「臺灣是中國的國防重鎮，臺灣的人民多數是閩、粵各省遷來的。他們與國內同胞血統相關，利害與共，深望全國同胞多多扶助臺灣，更深深望臺灣同胞本國家至上的精神，愛護祖國，並與全國同胞相親相愛，協同一致，建設三民主義之新臺灣，建設團結統一強大的中華民國。」

白崇禧回南京後不久，共軍劉伯誠部用穿心戰術，分散陳毅在山東所受國軍的壓力，直指大別山區，有盤據建立根據地的企圖。

中央乃命白崇禧以國防部長兼負鄂、皖、贛、湘等省區剿共重任，駐節九江，指揮大軍，將劉伯誠擊敗於確山、花園等地，粉碎其企圖。三十七年夏，改任總統府「戰略顧問委員會」主任委員兼華中剿匪總司令，駐節武漢，使共軍採取攻勢，大小數十戰，謀勇兼資，使共軍不能在華中得志。後改任華中軍政長官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白崇禧向蔣中正主席讚揚高雄港口司令彭孟緝處理適當。白崇禧撫慰臺民後，返抵南京，建議蔣主席，改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爲省政府，所屬各廳處，任臺職人士爲副職（因當時臺職人士尙缺行政經驗。）承蔣主席嘉納，並特任魏道明爲首任省主席。